

1536

說海彙編三百八十卷一百二十冊

不著編人 明刊本（即稗海版重編）

1 西京雜記六卷 題漢劉 故撰 翁萬 洪錄

2 搜神記八卷 舊干 寶撰

3 述異記二卷 梁任 防撰

4 西溪遺語二卷 宋姚 寬撰

5 小名錄二卷 唐陸龜蒙撰

6 雲溪友議十二卷 唐范 捷撰

7 獨異志三卷 唐李 元撰

8 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 鵠撰

9 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

10 大唐新語十三卷 唐劉 齋撰

11 固話錄六卷 唐趙 瑞撰

12 玉泉子一卷 唐不著撰人

13 北夢瑣言二十卷 宋孫光憲撰

14 樂善錄二卷 宋李昉編撰

15 嶺海集一卷 宋王 速撰

16 過庭錄一卷 宋范公偁撰

17 泊宅編三卷 宋方 釗撰

- 18 開窗括異志一卷 宋魯應龍撰  
 19 挑米異聞錄五卷 宋永亨撰  
 20 東軒筆錄十五卷 宋永亨撰  
 21 青箱雜記十卷 宋吳處厚撰  
 22 袁齊筆談二卷 宋郭景望撰  
 23 畫墁錄一卷 宋張舜民撰  
 24 游宦紀聞十卷 宋張廿南撰  
 25 補筆談一卷 宋沈括撰  
 26 學齋佔畢纂一卷 宋史彌祖撰  
 27 疑說纂一卷 宋儲泳撰  
 28 墓莊漫錄十卷 宋張邦基撰  
 29 侍兒小名錄拾遺一卷補侍兒小名錄一卷續補一卷 宋張邦幾撰  
 30 蝶真子五卷 宋馬永卿撰  
 31 龍川別志二卷 宋蘇轍撰  
 32 冷齋夜話十卷 宋釋惠洪撰  
 33 避暑錄話二卷 宋秦夢得撰  
 34 清波雜志三卷 宋周密撰  
 35 墓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  
 36 異聞總錄四卷 宋不著撰人  
 37 遂昌雜錄一卷 宋鄭元祐撰  
 38 西陽雜俎二十卷 唐段成式撰  
 39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 唐張讓撰  
 40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 唐柳宗元撰  
 41 鶴林玉露十六卷 宋羅大經撰  
 42 儒林公議二卷 宋田況撰  
 43 侯鯖錄八卷 宋趙令畤撰  
 44 瞞車志六卷 宋蔡絛撰  
 45 江陵叢雅志一卷 宋江休復撰  
 46 程史十五卷 宋呂祖謙撰  
 47 隱隱漫錄五卷 宋陳世卿撰  
 48 楓窗小牘二卷 宋袁袞撰  
 49 耕稼叢書一卷 宋呂大防撰  
 50 厚德錄四卷 宋李元龜撰  
 51 豐雪叢說二卷 宋俞成撰

孫公談國三卷 宋孫升撰

許彥周詩話一卷 宋許顥撰

后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陳師道撰

山房隨筆一卷 元張上正撰

癸辛雜識一卷新集一卷後集一卷外集一卷 宋周密撰

洛陽伽藍記五卷 梁魏楊衒之撰

穆天子傳六卷 魏晉人著撰

漢武帝內傳一卷 漢班固撰

飛燕外傳一卷 魏陶潛撰

荊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懔撰

白虎通德論四卷 漢班固撰

獨斷一卷 漢蔡邕撰

羣輔錄一卷 魏陶潛撰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南方草木狀三卷 晉晉書合撰

竹譜一卷 魏戴凱之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 宋劉敬良撰

鼎錄一卷 宋虞荔撰

釋名四卷 漢劉熙撰

申鑒五卷 漢荀悅撰

中論二卷 漢仲幹撰

水經二卷 漢桑欽撰

忠經一卷 清海鵬撰(舊題漢馬融撰)

中說二卷 魏隋王通撰

人物志三卷 魏劉邵撰

孝傳一卷 梁鍾嵘撰

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書品一卷 梁庾肩吾撰

三輔黃圖六卷 不著撰人

方言十三卷 漢揚雄撰

天祿閣外史八卷 題漢黃憲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筆談卷一

宋 沈括存中

補第二卷後十件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至辰時未退卽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果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廩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非可以子廩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廩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紺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紺衣仁宗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歲許冲元除知制誥猶著綠蓋闕文也

告謝日面賜銀紺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自國初以來未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旣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却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從知蔡州道經

許昌時李獻臣爲守召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時以爲知體慶曆中張鄧公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爲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魚袋賜楊王荊玉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試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

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比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誦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忘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宦及改易差遣數

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爲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補第二卷二件

一中  
一後

今人多謂廊屋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爲東西廊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

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廈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卽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訛耳詩隰有六駮是也陸機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駮似馬之駮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樹隧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補第四卷後十件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  
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  
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  
爲行雨故立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  
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  
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  
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  
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惠見一婦人

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  
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瓊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  
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  
不可勝讚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  
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  
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  
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  
人莫覩玉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

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自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帝寢疾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卽自經於幄下宣宗卽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

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爲妃久矣亦非宣宗卽位乃始追贈按張祐集有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

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頌  
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  
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  
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  
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  
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  
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  
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

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曰  
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圃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  
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  
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  
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  
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  
出莊子說劎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  
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

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慊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

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不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傾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管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

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蹇以蹇蹇比謗謗尤爲訛謬君子夬夬夬夬二義也以義決其外勝已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爲連語如號號啞啞之類讀之此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當爲句君子則夬夬矣何咎之

有孚於凶乎自天祐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

書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沒至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尚有外丙仲壬而尚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湯時誥命湯沒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不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堯之

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服三年畿內無作樂者况四海乎論語曰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爲斷章斷音鋟爲詩之斷句殊誤也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色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縿縿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阜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疋屆而束之今用十疋者非也易曰束帛爻爻爻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

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操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操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祝藥劑殺之齊祝音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今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

補第五卷一件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太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輒輶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海之藝不在於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不及也

補第六卷三件

一中二後

又一說子午屬庚

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庚午也

丑未屬辛

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

丑申屬戊

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

卯酉屬巳

離初爻納巳卯巳酉也

辰戌屬丙

艮初爻納丙辰丙戌也

巳亥屬丁

兌初爻納丁巳丁亥也

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

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

辛戌寅戌申一言便得戊巳卯巳酉一言便得己

故皆屬土餘皆倣此

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

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巳丑巳未皆三言

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屬火

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

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屬水

七言而得之者商與金也

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

言而得己故皆屬金

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

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屬金

此出於抱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總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九皆奇數而無偶數

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全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宮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

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宮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聲南呂宮歌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歌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高四六合林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爲犯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

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  
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七羽中宮呂調南  
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  
涉正平調

補第七卷十件

九後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  
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今燕  
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  
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

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  
常工多不喻也

燕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戛嵇琴方進酒而一絃  
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絃終其曲自此始爲一絃  
嵇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  
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絃至徵則改用平絃  
隔一絃鼓之皆用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  
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然

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厖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三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鍾

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來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

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耑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卽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

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卽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

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鐵性易縮時加磨瑩鐵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準

若准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鐵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特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圓如盒瓦蓋鍾圓則聲長匾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匾鍾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

琴瑟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卽應少商其

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剪紙人加絃上鼓其應絃則紙人躍他絃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絃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

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八字黃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工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遊調宮用上字中呂

商今爲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調用六  
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羽角今  
爲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鍾商今  
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鍾  
羽今爲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  
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  
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  
羽今爲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爲黃鍾宮用几  
字無射商今爲林鍾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皆

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  
今燕樂皆無應鍾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  
今燕樂極下有闕文

補第八卷一件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  
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  
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卽溫  
夏卽暑冬卽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  
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補第九卷 一件 中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歛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卽須據地理增添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補第十卷後七件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戊歲置閏

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令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禪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筭數繁猥

凡積月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里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贍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

若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術豈不

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天事以辰名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亦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有辰星五行之時謂之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也以上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於戌亥謂之

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則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皆謂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

有晉言  
卷十一  
三  
出之時也

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生之數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五行之時謂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時以四時分屬五行則春夏秋冬雖屬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屬土故不可以時

言須當以月言月謂之十二辰則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也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如甲己所以爲土戊癸所以爲火多不知其意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刪文曰始於戊己之分所謂戊己分者奎璧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冰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門在戊亥之間奎璧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

始於辰上篇所論十二月謂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謂之十二辰十二時亦謂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

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巳之歲戊巳齡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巳之歲得戊辰巳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同此

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金運庚辰辛巳也

丙辛之歲壬癸玄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

癸巳也

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運甲辰乙巳也

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火運丙辰丁巳也

素問曰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巳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奎屬戌壁屬亥甲巳之歲得

甲戌乙亥下皆同此

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己土在奎壁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

唯戊己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  
己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己寄於未  
唯素問以奎壁爲戊分軫角爲巳分奎壁在亥戌之  
間謂之戊分則戊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  
之己分則己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天門  
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巳爲地戶地戶在  
辰巳之間則己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  
焉二說正相合按字書戊從戌從一則戊寄於戊  
蓋有從來辰文從丁漢音首六身亦用此丁

字從乙

隱音

從巳則巳寄於辰素間遁甲相符矣五

行土常與水相隨戊陽土也一水之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巳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於丁下者水土之墓也丁出巖之可居者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所謂積實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徑九寸以黍

實其中其種九九八十一此實積之數也林鍾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漢書稱八八六十四誤也解具下文餘律準此所謂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十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九分舉盈數耳細率之當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鍾長六寸亦圍九分十二律皆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稱

林鍾五寸十分四此則六分九五十四足以驗前漢誤也餘律準此所謂清濁之數者黃鍾長九寸爲正聲一尺八寸爲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爲黃鍾清宮倍而長爲濁宮倍而短爲清宮餘律準此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數有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也餘卦準此前卷敘之已詳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

少初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三初各四并卦爲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爻爲二十爻三爻合之七十八此坤卦歸餘之數也餘卦准此陰陽老少之數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陰之數八所謂河圖之數者河圖北方一南方九東方三西方七東北八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

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  
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震得東南西南東西北故  
其數十有七巽得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二十有  
八坎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數二十有五  
離得東西南北故其數二十艮得南東西東北西  
北故其數三十有三兌得東南西南中北故其數  
十有二具圖如後

揲着之法凡一爻含四卦

凡一陽爻乾爲老陽兩多一少非震卽坎非坎卽

缺

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後艮也三揲之  
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爲  
老陰兩少一多非巽卽離非離卽兌多在前則巽  
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後兌也

積三爻爲內卦凡含十二卦

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

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爲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  
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  
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

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內外六十四卦復自相乘爲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

此卦之法也揲蓍凡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舍此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間細算之乃見凡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

此變卦法周易是也

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

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貢易林中所

載是也

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知爲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周象成名圖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

一卦變爲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變爲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

大小一也積小以爲大積大復爲小豈非一乎往來

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爲往者以晝爲來以晝爲往者以夜爲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諭故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爲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補第十一卷一件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補第十三卷三件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救浦惠澤  
浦惠澤

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司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買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郡卒置三塲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如山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鰻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

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當從犬當從大因而搆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責小杖八下蘇民聞之以爲口實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

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筈而遺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菔爲張知縣菜

補十五卷後六件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

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牒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

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  
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  
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出井陘口  
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  
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  
者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  
知才過餘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  
不敗此所謂知彼知已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

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決勝於垓下  
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  
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  
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  
拔趙策也信嘗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  
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眞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  
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  
將維其左在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  
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迹則殲

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高帝還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種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筭崧

酬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瀆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

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覓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

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爲死間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予在邊得於邊人甚詳爲新其廟像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

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宮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船乃笮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補第十八卷後五件

李學士衡士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

以爲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爲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墻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跡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竟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嬌容貌雖不同而皆爲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嬌而手足乖戾終不爲完人楊朱墨翟賢辯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從初篆文變隸尚有一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艸行書艸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爲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艸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

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碑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篆書也

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肯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

題筆者皆非也

補第二十卷後三作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軛崇三尺三寸

轂未至地也并軫轂爲四尺

互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

車闊

轂長三尺

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

之五

轂上劄輻鑿眼是也

大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

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

小穿內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

記謂之軛轂之外穿也

輻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弁輻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轂之長

金厚一寸

大小穿其金皆一寸

輻廣三寸半

深亦如之

輿六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

隊音遂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

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軫內

崇三尺三寸

半輿之深爲之崇

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

較兩轎上出二者弁車高五尺五寸

軫圍一尺一寸

車後橫木

貳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軫圍  
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此軫乃輶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

轂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此二之植者衡者如較之植軫而名異  
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此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

車深四尺七寸

此梁船輶也軽崇三尺三寸此輶如橋梁矯上四  
尺七寸并

衡頭爲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衡頭則如馬之高  
長一丈四尺四寸

軫前十尺隊四尺四寸

軫前一丈築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  
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  
四寸五分寸之二

與前當轅者與任正相足爲四面

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頸轄前持衡者

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

踵轄後承轅處

軌廣八尺

兩轍之間

陰如軌之長

則六寸前

輶二前著驂轡後屬陰

在驂之外所以正出

脅驅長一丈

皮爲之前繫於衡後屬於軫內脅所以止入

服馬當衡轄

兩服齊首

驂馬齊衡

兩驂鷹行謂小却也

轡六

服馬二轡驂馬一轡

度皆以周尺

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

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濁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反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

大屠善熟彘者鉤懸而煮不使著金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爐多鏤其底先實火於爐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爐熱灼席則爲盤荐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燄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槩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已意奇袤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閭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閭者板格以度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饋今吳人謂立饋爲

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補第二十三卷二

中後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

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補第二十五卷後一件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

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于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之曰景純到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頗遭官長駕爲官四十年偶未識摩頓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詠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

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摩韁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閱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摩韁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槩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

中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憚因病作將

地退朝逢頗遭官長罵爲官四十年偶未識摩韁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薛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摩韁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閱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摩韁王宣慶之

謂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槩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

中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憚因病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搘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露雙足乃捉其小者剗

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痞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玷得犯之果有燭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踏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

須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偏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

鍾葵

補第二十七卷一件

中

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謚恭以恭謚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爲累耳錢文僖公始謚不善人有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頃故事後乃易今謚

補第二十八卷後八件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爲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

不常既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逕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千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

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寫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遺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

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仇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徼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寧車棹召皓以木橫車輶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幹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

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于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伾之家蔣頴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伾論奏追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之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

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于中軍則并中軍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裏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裏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既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

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侯軍右軍中軍左虞侯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有則爲陣  
任則爲營以駐隊遠之若依古人法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千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

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糜軍也有言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

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爲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嘗以西階爲尊就主人階所以爲敬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右

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

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次當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

又南阿師橋周家橋

今此處爲城北門

小市橋今廣濟橋存

今新橋開明橋今顧家橋通明橋存

太平橋利國

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

存

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

次東水門今有新橋非古蹟也

東出

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前

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

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

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爲舒州觀察支使能爲水丹時王荊公爲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

下以火燃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  
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法不  
均卽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日月日各有進退節  
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治病之理如仲  
春之月艸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化也今人  
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  
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  
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翕嚥  
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術家

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  
道理窮玄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  
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補第二十九卷後二件

世人用莽艸種類最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  
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  
一多是謬誤按本艸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今考木  
若石南信然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艸蜀道襄  
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樂可愛葉光厚

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  
有新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裏漢  
間漁人競採以搗飯飴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  
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  
樹又曰手攀青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  
其花紅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樹  
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艸  
徒得佳名爾衛公此說亦甚明白古用此一類仍  
毒魚有驗本艸木部所收不知何緣謂之艸獨此

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  
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  
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洋然唯鯿鮋入江  
中輒死乃知鯿鮋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  
不同不可不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  
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豈其食魚  
必河之鯀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熙寧中閩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一塊大

如棗黃色微似花蕊又無名異一塊如蓮菂皆以金函貯之間其人真僞何以爲驗使人云摩婆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姜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真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真廣州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蓄摩婆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真僞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吏書新除明州章憲太后有旨令於舶船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值

如不足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潘璟家有白摩婆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驗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殼許入口卽差

補第三十卷十二件

藥議二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葉性或不同苟未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艸用葉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艸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艸漆澤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推此

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憎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卽藍地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鬚皆破血鷹鶲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祕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剝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

皆近穿鑿若用本艸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澗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爲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

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爲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  
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  
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爲深戒據本  
艸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腳因本艸  
有此說人遂信以爲無毒食之不疑此其物也本  
艸所載河豚乃今之鮀魚亦謂之鮀五國反魚非人  
所嗜者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

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艸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毒  
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鯇魚吹肚  
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非本艸所載河豚  
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日華子稱又爲鯇魚此却非  
也蓋差互解之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  
者腹上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  
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群魚大下  
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莫猥至日自相排蹙  
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卽此艸也唐人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字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本艸殊不知本艸正經自有薰艸條又名蕙艸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艸附會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十數種蘆葦薑蕕薰蕕蕙息理反葦之類

皆是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而小則蕕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云蕕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蕕蕕葦蘆蓋一物也名字雖多合之則是兩種耳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菼等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菼長大爲蕕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儒釋蕕爲萑釋葭爲葦予今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菼蕕萑自當是荻耳詩云葭菼揭揭則葭蘆也菼荻也又曰萑葦則萑荻也葦蘆

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亂江東人呼之爲烏蘆今吳中烏蘆艸乃荻屬也則信亂爲荻明矣然召南彼苗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唯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

堪作障席筐筥織壁覆屋紋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

扶楨卽白楊也本艸有白楊又有扶楨扶楨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艸蓋藏器不知扶楨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楨亦謂之蒲楨詩疏曰白楊蒲楨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楨藏器又引詩云常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云棠棣楨也亦名楨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棠棣之華偏其反而

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喬木耳木只有棠棣卽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韁韁者唐棣卽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謂之郁李幽詩云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卽白棣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薁李又謂之唐棣薁卽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謂之薁薁蓋其實似薁薁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棣也白棣也薁李卽郁李也薁也常棣也

與蒲移全無交涉本艸續添郁李一名車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閣銘引華林園所種車下李與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葉似棣黃花綠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卽今之高良姜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菘條燈籠艸再出苦耽條如此之類極多或因主療不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其功主療浸

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人又取高良薑中小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頭爲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薑爲杜若者杜若古人以爲香艸北地山薑何嘗有香高良薑花成穗芳華可愛土人用鹽梅汁淹以爲菹南人亦謂之山薑花又曰豆蔻花本艸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騷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實錯亂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說亦莫能堅決不患多記以

廣異同

鉤吻本艸一名野葛主療甚多註釋者多端或云可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到閩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者但半葉許入口卽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經官司勘鞠者極多灼然如此予嘗令人完取一株觀之其艸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似鶴膝葉圓有尖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爲一枝如菉豆之類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

於節葉之間西陽雜俎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呼爲吻券亦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俗謂斷腸艸此艸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用恐本艸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玄仔細不可取其名而誤用正如侯夷魚與鱠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黃鎧卽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

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鎧者黃鎧卽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爲庭檻之飾今人採其莖於槐榦上接之僞爲矮根其根入藥用能吐人

欒有一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欒卽本艸欒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棰者謂之木欒又名黃荆卽本艸牡荆是也此兩種之外唐人補本艸又有欒荆一條遂與二欒相亂欒花出神農正經牡荆見於前漢郊祀志從來甚久欒荆特出唐人新附

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謂欒荆也

紫荆陳藏器云樹似黃荆葉小無棱夏秋子熟正圓  
如小珠大誤也紫荆與黃荆葉叢生小木葉如麻  
葉三棱而小紫荆稍大圓葉實如樗英著樹連冬  
不脫人家園庭多種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艸亦只有枳  
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爲枳殼主療  
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  
條主療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艸

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  
便合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爲一條舊條  
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  
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  
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  
癆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溏泄明目  
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  
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腫脇瘻  
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痛之類皆附益之只爲

枳殼條舊根實條內稱除胃脇痰癖逐停水破結  
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空存  
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  
各見所主不至甚相亂

續筆談十一篇

張設安正本有之安正云傳於夢溪之子傳毅

魯肅簡公勁正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  
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賴上  
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  
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

魯聞之顧婿張盈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值  
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  
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  
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  
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  
嗟惋义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  
如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肅簡薨李  
諮仕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泉壤不  
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  
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近世註杜  
甫詩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鷦鷯爲烏鬼蜀人  
臨水居者皆養鷦鷯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  
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嘗有近侍奉使過夔峽見  
居人相率十萬爲曹設牲酒于田間衆操兵仗群  
噪而祭謂之養鬼養讀從去聲言烏蠻戰殲多與人爲  
厲每歲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謂養烏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  
事不拘小節有子將之器不露鋒鏟懷照物之明  
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胷中事例外別  
贈白金百兩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校定文  
選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當若作望南山則上  
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

狄侍郎斐之子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夢爲  
詩其兩句曰夜臥北斗寒桂枕未落霜拱鴈連天

句有丘墓間意不數月卒高郵士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婦之夕夢爲詩兩句曰燒殘紅燭客未起歌斷一聲塵遠梁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詩句清麗皆爲人所傳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

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箕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王元之知黃州日有兩虎入郡城夜鬪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雞夜鳴司天占之曰長吏災時元之已病未幾移刺蘄州到任謝表兩聯曰宣室鬼神之間絕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付之身後上聞之愕然顧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爲此語不踰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遺表曰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

夢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  
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句有千仞綵  
山擎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  
事年年傳習久盛觀全屬遠方賓

歐陽文忠有奉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馬誰  
能事吟嘲王介甫贈唐和甫詩云老我銜主恩結  
艸以爲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我  
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頽惰

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事無  
過酒王荊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六句曰酒酒  
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不損一字而意韻  
如自爲之

納甲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  
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  
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

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

乾初爻子午故也

中爻交於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易道順

上爻交於坤生艮故退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

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

坤之初爻丑未故也

中爻交於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酉

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

上爻交於乾生兌故兌之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

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敘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中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敘

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也此至理合自然也

凡艸木百穀之實皆倒生苗下系於幹其上抵於  
穎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子 辰戌 寅申 子午

甲寅 □ 丙子午 戌辰戌 □ 庚寅申壬申

辰 申寅 午子 戊辰 戌

生艮 生坎 生震

坤 乾 坤 乾

生兌 生離 生巽

未 巳亥 卯酉 巳未 丑  
巳 □ 丁卯酉 □ 巳丑未 □ 辛亥巳癸亥  
卯 丑未 艾丑 西卯 西

種書

卷一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